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一

十七史策要

魏二冊

十二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目錄

魏志

第一卷

霍性諫文帝南征跡

王景興諫東征跡

劉虞諫征蜀跡

董昭諫夏侯尚入渚中跡

王景興諫營脩宮室跡

王肅陳政本跡

程曉乞罷校事官跡

華歆諫伐蜀跡

王肅諫征蜀跡

楊阜諫伐蜀跡

王景興勸育民首刑跡

蔣濟諫專任中書監令跡

王肅諫興宮室跡

第二卷

董昭陳末流之弊跡

蔣濟諫輕改法度跡

杜恕言刺史勿令兵跡

杜恕言小人跡

蔣濟諫宮室征役跡

劉馥陳儒訓之本跡

杜恕言考課跡

陳思王植求自試跡

第三卷

陳思王植求存問親戚跡文帝詔附

陳思王植陳審舉主之義跡

高柔諫不任三公跡

高柔諫興殿舍采宮女跡

楊阜上災異跡

高堂諫取長安大鍾跡

衛覲諫奢侈跡

高柔論博士遷除跡

高柔諫獵禁跡

楊阜諫興宮室跡

高堂諫上星孛跡

第四卷

高堂諫用法深重跡

淺潛諫跡

夏侯惠薦劉劭跡

何曾請置軍副表

來游勸曹爽徙民淮北辭

高堂諫切諫跡

陶立一薦管寧辭跡

段灼理鄧艾跡

傅幹諫曹公征孫權辭

荀文若諫魏武取徐州辭



荀文若與魏武論治道辭 賈詡諫魏文伐吳蜀辭

袁渙勸魏武訓民以義辭

何夔諫魏武制新科下州郡辭

第五卷

孫資諫就南鄭計諸葛亮辭

和洽諫以儉格物辭

和洽對詔書問災異辭

辛毗勸太祖征袁尚辭

辛毗諫征吳辭

高堂隆對崇華殿災辭

高堂隆對鵲巢陵霞異辭

王昶戒子姪辭

鄧艾上言分匈奴為二部辭

沐並誡子儉葬辭

傅嘏伐吳對

王基伐吳對

魏武已亥令

第六卷

高貴鄉公與群臣論少康高祖優劣議

高貴鄉公與群臣論書易疑難議

夏侯方初時事議

鍾繇王助復肉刑議

陳泰鄧艾救狄道議

崔林考課議

傅嘏難劉劭考課論

劉廙治道論

司馬芝言論典農奏

第七卷

袁紹與公孫瓚書

崔琰諫魏文帝田獵書

陳思王曹植與楊德祖書

楊德祖答陳思王書

陳思王言發諸國士息書

曹真上封建書

劉楨答文帝取廊落帶書

魏太子與吳質書

陳琳為袁紹檄州郡文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魏志一

霍性諫文帝南征疏

漢延康元年王將南征魏略載度支中郎將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計令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今荆楚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按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等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便竊感所誦危而不持

華歆諫伐蜀疏文帝詔附

文帝太和中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幸許昌歌上疏曰太和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歌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一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權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去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大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藥盞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教察帝報曰君深慮國事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乎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斂是以觀兵以關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刑世之鑒朕苟不忘所戒時秋大雨引軍還

王景興諫東征疏

郎字景興文帝初為司空時孫權侍子不至直駕從許昌大興
田劭舉軍東征郎上疏曰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家嗣遷君其曰康居驕黠信而不歸
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且吳淠之禍明於子入隗
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
與人未暢言當謂國家溫於登之速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
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踏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
殊死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此懷伊邑臣愚至為宜勅別征諸
將各奉明詔各慎守所部外曜威烈內營耕稼使泊然若山
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
臨江而還

王肅諫征蜀疏

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推蘇後魏師不宿飽此謂平塗
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整路而前則其為勞必倍百倍也今
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粮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
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旬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狀
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
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
通於權變者哉北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
累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罷

劉廙諫征蜀疏

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昔門侍郎劉廙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
速智周於獨斷者不取於下問亦欲博采心蓋於眾也且其效非
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善士茲若樂
能因弱燕破大豕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精必

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殷下起。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无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遂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萬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戍。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與秦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生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楊阜諫伐蜀疏

大司馬費真伐蜀。遇雨不道。阜上疏曰。

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諫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其勗。帝而坐思。示遠以德。紘綱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闕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武王還師。勝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內民饑。豆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水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滸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董昭諫夏侯尚入洛中疏

征南將軍夏侯尚。攻江陵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舡將步騎入洛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年地死矣。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遠道且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類攻橋。諺有漏失。渴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治然。不以為憂。三不感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詔言。即詔尚等定此。

王景興勸育民省刑疏

郎字景興。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二十餘年。四海盈覆。萬國於瘁。賴先王英宗。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外平。今遠方之寇未寘。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臣聞威脩。四民勞。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勿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指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弊。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无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无餓餓之歿。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无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无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戍。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惡。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并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王景興諫營脩宮室疏

明帝即位。使郎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宮室。郎上疏曰。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僮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景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其德。見之疆。載之羞。於

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俟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音。京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絺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外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望至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銀台。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宮。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一家。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良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切動耕農。為務。豈晨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繼熙不作。未之有也。

蔣濟諫專任中書監公疏

濟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早坐。自肯萬幾。莫不抵庸。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志於左右。左右患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之。今外所歸。歸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感世於沉實。握事要。曰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人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誠不毀譽。必有所興功。負管。言。亦有所易。道而上者。或雍曲。附左右者。及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知。且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隱。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足

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管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王肅陳政本疏

肅上疏宜遵舊禮為大旨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難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必言明試以功能之與不隨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羗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不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僕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外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及暨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王肅諫興宮室疏

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禮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十式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為積而息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連遭凋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大疲於力作農者雜其南畝種穀者負食穀者無餘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衰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

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二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魯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今息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稱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不辜。以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譴。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傾。重民安所指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載。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程曉乞罪校事官疏

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橫放曉上疏曰

周禮去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稟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後路詠吉不問上不責非藏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世所由也遠覽衆志近觀漢華官民改易譏言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列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平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衛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无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尋。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訛調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聚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羸群。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舌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為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織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議也。今外有公卿。將校。摠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百官。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尽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重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

魏志

增一官耳。若如舊。送尹模之資。今復發矣。進退推弄。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式以為獨尊。弘羊夫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令大臣與小臣謀。死姜謂之有罪。縱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茲回暴。露而復不罷。是交關不補。述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魏志二

董昭陳末流之弊疏

太和六年拜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爵罰用虛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毀譽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河惠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言說有所探聞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而不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等

蔣濟諫宮室征役疏

景初中外勤征伐內務宮室死殫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一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歸耗百姓不至其弊契劫之民僅有爪阜百萬之眾不為國用反使民必須農隙不奪農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向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言國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下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文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憂形太勞則弊張大簡取具以充百斯男者其元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莊濟諫輕改法度疏

曹爽專政丁謚登鳳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寒變方實人事今一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劉頤陳儒訓之本疏

頤黃初中為大司農上疏陳儒政之本曰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取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絕陞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具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杜憲言刺史勿令領兵疏

憲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憲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能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極聽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勿恤民之術脩制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奢糴虛糜也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

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一方僭
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
地其為艱難譬策贏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
皇帝之節儉府庫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七今荆揚青
徐幽并雍梁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
惟充豫司與而已臣前以州郡興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
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罷秩呂豎異州戶口最
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
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之
費與兼官無異然習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
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
理政平故民富貴訟理故國固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
人歲歲增息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
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
半收秋種未下若一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
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
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與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
愚臣竊憐實賴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
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也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
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
貴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杜恕言考課疏

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
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威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
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
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祖依其
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

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二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備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底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並立而蹈水火感爾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意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憂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臣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者在於免負立朝不志於容身繫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難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飾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行

杜恕諫用小人疏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

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惟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者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証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甲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金，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叔是姦，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人乎？今之所謂賢者，蓋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責重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私所憎毀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惡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闢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鈔出耳，反使如錄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敷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世。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丞則侍帷幄，行則從華，策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豈可得而知忠能者進，問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

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賢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處此者。邪。五屬曰。是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不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嘗罷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盛。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察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通禁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甄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在。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趣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仕者也。迫於道自竄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及。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饑之民。陛下當大討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及直。皆此類也。

陳思王植求自試疏

植封雍丘侯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與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尊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食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魚且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外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誠有虛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並將欲率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旨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取象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漢石伏劍於鳴鑼離門劍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生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與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承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壯哉志或鬱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光之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履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之也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鮮

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
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六刃觸鋒焉士平先雖未能禽擢載亮
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項史之捷以成終身之愧使名挂
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
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豈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指於數虛荷上
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隘食棄餐奮被攘廷抗劍東顧而心已
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
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忘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
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
鍾石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
罪以奔北敗軍之物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
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
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騶騶長鳴伯樂照其能
廬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
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
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求聞樂而
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謀猶假囊錐之喻以
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
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息患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雲霧之微
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魏志三

陳思王植求存問親戚疏 文帝詔附

植徙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稱其廣者以无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之穆之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思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士志三

弔之情展誠可謂如也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廢弔之禮廢恩紀之遺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繁闡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同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誦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无錐力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臣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左若得辭遠游戴云弁解朱紱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戟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轡奉答聖問答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陸鳴君臣之宴中詠常 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莫我因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尚無

所與陳發義无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貴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階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子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之誠竊所獨守是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藜藿不親九澗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踈略露志三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孺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禮取賢順小長國之綱紀本无禁固諸國通同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知王所許

陳思王植陳審舉之義疏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授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稷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薛也至賤也呂尚之為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滅道合志同立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无人庶政不整者一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

隅內侵。沒軍喪衆。于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職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總統。異聞康哉之哥。優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感感。請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殫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雁鴈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解而溢腕矣。昔漢文發代。疑胡有變。宋昌曰。內有宋虛東牟之類。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盤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意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盤石之固。昔騏驎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于皂。明君致太平。誠仁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鸞駕。悉露於邊境。或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不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蒯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平。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親排金明。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舒靈。積死不限矣。被鴻靈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遠。或軒轅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袖。思臣誠寐息不遠。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操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上商。起于左右。效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大益。異有小補。伏笑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臣平日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酌於魚。同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一。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放。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鄉食。食祖祭而已。未嘗姬。司之樹。目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薄于越之難。周壽且

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疾，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析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刻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衛覲諫奢後疏

覲事魏為尚書明帝時百姓凋弊而後務方殷覲上疏曰

夫變情厲性彊研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

魏書卷之三

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比日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壞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名謫違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豺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善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元以為異也。當今千里元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音，將茲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田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昔漢武信求神仙之說。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霞。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不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无不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特獻忠言。率如此。

高柔諫不任三公疏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是侍。並以元勳代作。心膺此皆明王至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樑。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美豈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云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魏書三

五

高柔論博士遷除疏

明帝即位。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

臣聞道重學。聖人洪訓。廢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雖復辟雍。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組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教善。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城瓦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勸勵童孺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儒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制數。六藝所宗。宜遵學禮。為以不次之傳。教崇道。教以自學。若於化為引帝納之。

高柔諫興殿舍采宮文疏

明帝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文。充盈後宮。皇子連天。迷嗣

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猾潛日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亟養士繕治曰六
以逸待之而須興造殿舍上下營繕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
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帝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
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換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
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祖成規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行者使
得就農三方平定復可除與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
以姬國四十歷年茲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頌自天子后妃以下百
能罷之禮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悵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
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
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
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
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高柔諫獵禁疏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
疏曰

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
財畜而財積穀而有兵彘虞者人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
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
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累殘食生苗處處為害傷不貲民雖障
防力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兀兀之命實可
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
凶年之災將无以待之惟陛下見先聖之所念故稼穡之艱難寬
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楊阜上災異疏

明帝時初台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山入獵秋大雨震雷
多殺鳥雀阜上疏曰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

室成湯遭旱歸咎青丘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躬行節儉身衣
弋錦此皆能昭令問昭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
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
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治者從心
恣欲蠲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
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
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
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
行重慎出入以性鑿來言之若輕成敗其宜頃者天雨又多旱暴
雷雷非常至殺鳥蟲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
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
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貞所謂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
圖諸所善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
中道精心計謀自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
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眾庶
以示遠人時雍立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皇又陳
九族之義焉

楊阜諫興宮室疏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
堂崇二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斲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約為墳宮鹿臺以喪其社稷
楚靈以築臺阜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
下當以堯舜禹湯為法則身桀紂楚靈秦皇為深戒宜回圖任上
實監石德慎守夫位以承祖考魏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勤止
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
易曰豐其屋華其家闐其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宮室之

禍至於家無人也。天子一勇於公。遂。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命。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可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驀。爲快。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推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許。

高堂隆諫取長安大鐘疏

青龍中大治毀舍而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遂遂不反。后德以義。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費無算。以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後。蘭從。遂。隆曰。禮樂者。爲治之本。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大禮樂者。爲治之本也。故籥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發。音。辛。以墮。入。鍾。既。鐘。用。景。以。毀。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發與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中。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高堂隆諫上皇幸疏

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祈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宮室爲後。今園立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知。禮。而。崇。飾。居。宮。士。民。失。業。外。人。感。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廢。齊。民。不。堪。命。豈。有。怨。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

民然時嗟則辰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以過前大誓音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受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平皆於尊位也勤尊重必與冕帶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從其禮以率生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第六十二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魏志四

高堂降諫用法深重疏

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臬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薪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

高堂隆切諫疏

帝增崇宮殿彫飾觀閣而遼東不朝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

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上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右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世于二十二載稟管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動各有等差至乎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酌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恤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於躬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必異既發懼帝降罰未有不延

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王，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廢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慳不禁，精誠不制，則放盜无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星宿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偕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后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曰：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憂，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倍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縣騷動，若有寇警，言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言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

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則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
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
司會謂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
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取以言從命奔走惟恐
不勝是則具官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
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
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具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
懼哉

棧渚諫疏

明帝時眾寇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壽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為
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
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引
多自時祚後亦罔克之太祖潛哲神武爰除暴亂克復三綱以開

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作之載鮮事未遑陛下聖德纂
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及有事海外懸
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潰千金大興殿舍功作
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玷玷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
服當供臺榭銜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感林莽之穢豐鹿兔
之藪傷害費功地繁荏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
植巨擘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
共之宮觀崇侈鼎鑊極妙志有虞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
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後百執谿自恐民方彫盡下不堪命也昔
秦據殺函以制六人自以德高二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世而
二世顛覆為黔首由枝幹既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
克明俊德庸動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繩繩願由則安危同
憂深根固本並為幹蠶雖歷感義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
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安東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

願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疆則海內幸甚

陶丘一薦管寧辭疏

正始二年大僕陶丘一承寧衛尉孟觀侍中孫資中書侍郎王基薦寧白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道俟時而動。是以鸞鶴鳴岐。周道興隆。西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摠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不泐不渝。履虛澹泊。與道逍遊。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於胸懷。可道德之機。聖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淵池頓絕。避時難。棄梓越海。歸旅遼東。二十餘年。在乾之始。歷景藏光。善道養浩。齋醮濡聖。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舊父。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車特徵。振翼。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憂。惟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祿勳。盛疾彌留。未能進道。寧舊與臣。復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蕭然。儻息

窮巷。飢餓。蓬蒿。口并日而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鑿玉色。久而彌彰。揆其效始。恐天所作。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勳。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同文啟。龜。以下良佐。沈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特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壽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廣禮。湛。萬以廣。緝。儆。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蹤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問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釋倫收敘。必有可觀。况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凝殊。塗。荷。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

夏侯惠薦劾郭

明帝青龍中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劾曰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則駁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淨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忠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且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遂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懔懼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當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段灼理劾艾疏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

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且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離右之志艾備治備守積穀疆兵直感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限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南陽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繫草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以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少搆成其辜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淚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口篋還其日宅以予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

惟定謚死無餘恨。赦免魂於。 文信義於後世。弄一人而天下
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之。善。 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 民。 朕常怒之。其以嫡孫助為
郎中。

何曾請置軍副表

魏名臣奏。景初二年春正月。詔。 司馬懿帥眾討遼東。散騎
常侍何曾表曰。

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
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
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險缺不預。則手足相
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副。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出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
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
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
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
達所戒。宜選大巨名將。威重宿著者。感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
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毋立儉志。
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

傅幹諫曹公征孫權辭

九州春秋建安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
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
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
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養士。分土定
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而天下知制矣。然後
漸興學校。以導其善。而長其義。節公袖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
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
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

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柔淮勸曹爽徙民淮北辭

習鑿鑿晉漢春秋吳將未始入相中，斬獲數千，相之吏吏有餘家，渡河，柔淮言於爽曰：

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因力專，則彈當今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則循漢而上，則斷而不可通。

魏志四

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

荀文若諫魏武取徐州辭

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擊呂布。曰：

昔高祖保關中，尤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太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関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之。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郵城范圍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

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東方皆有收夾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一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取。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二者莫利。願將軍勉慮之。太祖乃止。

荀文若與魏武論治道辭

或別傳曰。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晉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殷道。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載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故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成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且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判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敷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其眾太祖常嘉納之。

賈詡諫魏文伐吳蜀辭

文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經之以文德而後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甚。弱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瑁見兵勢。張豫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心勝後戰。豈敢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難。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秦舞干戚而有燕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袁渙勸魏武訓民以義辭

袁渙字雍。鄉為京兆。新合。呂布擊術於阜陵。渙性從之。為布所

拘留市誅乃得歸太祖高皇帝

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行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與海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權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受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易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

何真諫魏武制新科下州郡辭

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緝遵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

魏志四

四言新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直宜上不苛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六十三



